

腊月的乡村,天空湛蓝如洗,阳光温柔地洒在每一寸土地上。村子里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息,那是年味,一天浓过一天。

腊月初九是我们村开村宴的好日子。一大清早,村里的球场上人声鼎沸,杀猪杀鸡,好不热闹。

这边厢,几位妇女有的炒花生,有的煮糯米饭,有的洗猪小肠,有的切葱花……这些是灌血肠要用到的食材,等把这些准备好,就把猪血倒进糯米饭里,和着葱花、花生一起拌。

洗净的猪小肠摆在簸箕上,一人拿漏斗,一人舀糯米饭往猪小肠里灌。一会儿的功夫,猪小肠迅速膨胀起来,像夏天涨水的河道,丰满。当然,也会拿牙签帮它排气,否则,会被撑爆。

□开心一刻 黄淑芬/文

乡村年宴

扎好棉线的血肠一圈圈地卷缩在簸箕里,火房的大锅再一次喧腾起来。女厨师挑起血肠,放进开水里漂洗一下,目的是洗干净血肠外的血渍,然后放进蒸笼里蒸。等剩余的血糯米饭和白米、骨头熬成了一锅浓浓的稀饭,蒸着的血肠也冒出了香气,整个火房散发出葱花和花生组合起来的香气。

男厨师们把五花肉煮熟,然后开油锅炸五花肉和芋头,这道菜就是著名的香芋扣肉了。多年的乡村宴席聚餐,厨师们使出浑身解

数,做出自己最拿手的菜肴:松鼠桂鱼、凉拌牛皮、香酥油淋鸡……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大菜出来了。

孩子们也来凑热闹,在球场上追逐打闹,欢快的笑声飞到球场上空。这时,砧板跺鸡鸭的“呼啪”声,吸引了孩子们围上来,他们眼睛盯着大鸡腿馋涎欲滴,看着不忍心,师傅把鸡头鸡爪给了他们。

摆好桌椅碗筷,端上血肠,抬来稀饭,全村男女老少齐聚球场。开餐前,村委会主任会把村里一年的工作做个总结,肯定大家的辛勤

付出,再鼓励大家明年撸起袖子加油干,生活一年比一年好。村委会主任的话赢得村民阵阵掌声。接着轮到村里最年长的九叔公发言,他摆事实讲道理,说一步步走到今天,是党的好政策,才能让村里的男女老少欢聚一堂……

讲话结束,随着村委会主任的一声开餐,村宴正式开始。大家一边吃一边议论菜肴的味道,红红的火苗,热气腾腾的庖汤,让每个人吃得红光满面。

一年一度的乡村盛宴,虽朴素却真挚。它不仅仅是一顿饭,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和凝聚。在这里,人们放下繁忙的工作和生活的琐事,只为这一刻的团聚和欢乐。而那浓浓的年味,便是这乡土盛宴给予我们最美好的礼物。

□抒情天空 张朝多/文

律诗三首

调研永嘉镬炉村

入村引思纷,在在系耕耘。
夹径田蔬碧,侵阶花气熏。
乡情久牵挂,农事共知闻。
作计茶徐后,归程正夕曛。

参观平阳上林垌村

云淡天高际,林垌且遍巡。
稻香阡陌漫,花影院墙新。
曩昔海棠劫,一时禾稼沦。
问耕情切切,垂训语谆谆。
忆远事犹昨,观徐迹可循。
即今增气象,能不悟前因。
喜看平畴色,秋光胜却春。

游历苍南福德湾村

桂子香浓处,矿村秋色妍。
林涛声瑟瑟,溪涧水溅溅。
寻径通途在,拾阶花影边。
苔痕入幽院,履迹慕先贤。
德赛平生志,功名百载传。
家山风貌美,你我写新篇。

□岁月如歌 吴渭明/文

水车

最近,在江山市廿八都景区看到湖边装饰用的水车转动,听到“嘎吱嘎吱,哗啦哗啦……”声音,一下将我的思绪拉回到四五十年前。

水车是一种古老的提水灌溉工具,有手摇和脚踏两种。王安

石有一首诗《山田久欲坼》:“山田久欲坼,秋至尚求雨。妇女喜秋凉,踏车多笑语。”说的就是水车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水车在农田灌溉时普遍使用。

手摇车的特点是用手摇,使用便捷,搬运时一个人扛在肩上说走就走,抽水时不用筑埠头。使用时两车拐一套,一推一拉,水就抽上来了。当然,说说容易,做起来难。记得刚开始学车水,我顾着左手,疏忽了右手,没摇上几圈就脱拐了。“两手要一前一后,有节奏地推和拉,身体也跟着有节奏地上下晃动。”经旁人指点,一斗斗水才顺着水车拨子的转动而流进田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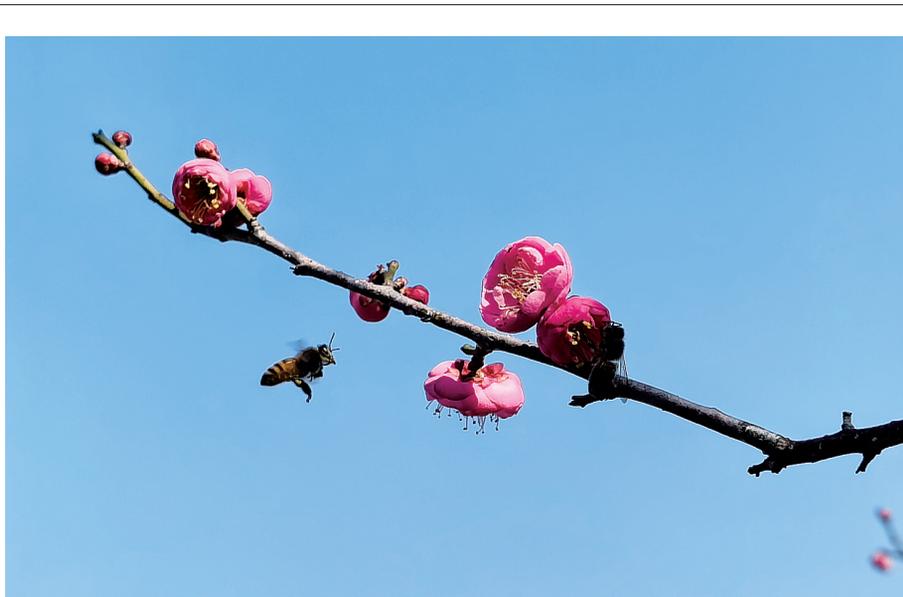
相对于手摇车,踏车较为笨重,由车搭架、车铃铛和车身组成,车水前要先筑埠头,在塘库里抽水必须修筑水渠。使用时要把两个车搭架先固定好,用一根大竹竿套在车搭架上方的绳扣上,然后把车铃铛两端固定在车搭架上,再把车身与车铃铛连起来。车身一头在水塘里,一头在埠头上。踏车有两人踏和三人踏,它的特点是水量大,汲水距离长。

踏车比摇车更复杂,记得我十六七岁时,爬上去怎么也跟不上节奏,一打滑,踩了个空,腿被车铃铛打得好痛。后来慢慢摸索,才踩上了节奏。一般车水都是匀速行走,有时为了提速会加快脚踏速度,也有人喜欢戏耍,踩得飞快,旁边人跟不上节奏,就会两脚挂空,农村土话叫“挂腊腿”。

那时一个村里也没几台水车,一旦遇上干旱,它的利用率就很高。常常月亮已高悬在头顶,田野里仍能听到那“嘎吱嘎吱”的水车声在响,一瓢瓢水,伴着溅起的晶莹水花,“哗啦哗啦”地流进田里。

除了灌溉农田,在清塘库抓鱼时也常常用到水车。这是我们小伙伴们最期盼的,特别是水快被车干时,白鲢会不断跃出水面,草鱼会横冲直撞,呈现人欢鱼跃的画面。待大鱼被抓完,我们就会去抓些漏网的鲫鱼、泥鳅之类的小鱼,尽管浑身泥巴,但不亦乐乎。

然而,从上世纪末开始,随着现代化灌溉设施的出现,水车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

蜂梅之恋

朱友民 摄

□往事悠悠 魏益君/文

赶年集

过了腊八,乡村的年味便逐渐浓厚。这时,我总会想起儿时赶年集的场景,那种快乐的气氛至今让人回味无穷。

赶集那天,太阳还没有升起,母亲便早早把我叫醒,给我穿上新衣,然后,牵着我的小手,走向那熙熙攘攘的年集。

一路上,我兴奋不已,仿佛要去赴一场盛大的宴会。脚下的泥土路弯弯曲曲,两旁的田野里,麦苗青青,绿意盎然。那时的集市就在镇上几条胡同里,红红的对

联、五彩的窗花、香甜的糖果、精致的灯笼……叫卖声、欢笑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,热闹非凡。

我紧紧握着母亲的手,生怕走丢。一个卖气球的小摊吸引了我的目光,那五彩的气球在风中轻轻飘荡,煞是好看。母亲看我喜欢,给我买了一个。我欣喜若狂,高高举起气球,在拥挤的人群里走着。然而,就在我陶醉于这份喜悦时,一阵风吹来,气球被树枝刮破了。我愣住了,看着手中的碎片,一阵失落。母亲轻轻抚

摸着我的头说:“孩子,别难过。气球虽然破了,但你的快乐不会消失。”是的,尽管后来我再没有买过气球,但那高举气球的快乐一直留在我的心中。

后来,我长大一些了,母亲不再牵着我的手去赶年集,而是给我们每人一元钱,让我带着弟弟去赶这一年的盛会。我喜欢去买年画,把它们小心翼翼地贴在墙上,那些画中的故事和人物,成为我们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。除了买年画,我还喜欢逛鞭炮市

场。鞭炮市场在集市边的杨树林里,远远就能听到鞭炮炸开的声响。我们捂着耳朵,看着那些买鞭炮的人各显神通地燃放鞭炮。

如今,农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,年集已没有当年那么热闹了,鞭炮市场也渐渐销声匿迹。但每到年集,我依然喜欢去赶集。在那里,我仿佛能找回儿时的天真和甜美记忆。那些美好的回忆如同璀璨的明珠,永远闪耀在我的心中。

□生活时空 诸葛保满/文

扫屋祛尘迎新岁

进入腊月,乡亲们会对房屋、庭院进行清扫,对家什物品擦洗翻晒,以扫屋祛尘的年俗迎接新年到来,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儿时,家里扫屋祛尘那天往往选择在有暖阳的日子,父亲早早起床,把屋前屋后的杂草铲除干净,再用竹枝条制成专用扫把,头戴草帽,把屋檐、梁柱、橡皮、山墙等处的蜘蛛网等清扫干净。母亲则一边指挥男娃把碗柜、水桶等各种器具搬到屋前的院子里大清洗,一边与姐姐们浆洗、晾晒蚊帐、被子和衣服。全村人好像约好一般,几乎都在那几天搞大扫除,从村头到巷尾,擦洗门窗桌椅

的乒乒乓乓声、归整锅碗瓢盆的叮叮当当声此起彼伏,老老少少的吆喝声、欢笑声不绝于耳,仿佛奏响了一首奔向快乐新年的乡村交响曲。

扫屋的时候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一些不小心藏进某个角落的小物件会重新出现。有一年,我跟小文合作制了一把弹弓,引得小伙伴们啧啧称奇。谁知,没几天弹弓就不见了,我跟小文相互责怪,相互怀疑,闹掰了,谁也不理谁。扫屋祛尘那天,在我的床下,居然扫出了这把“惹事”弹弓。我既开心又难受,开心的是心爱的弹弓失而复得,难受的是搞丢弹弓的“罪魁祸首”居然是

我,还错怪了小文。但真正要去跟小文道歉,心里还是很别扭。父亲看出了我的小心思,问清楚情况后鼓励我说:“男子汉敢做敢当,有什么好别扭的。况且,扫屋祛尘的目的就是要扫去不好的,迎接美好的。既然错怪了小文,就要有勇气去当面说清。”在父亲的鼓励下,我扫去了心里的尘埃,鼓起勇气找小文道歉。从此,我们两人冰释前嫌,又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

辛勤劳动大半天后,父亲把灶台、柜子、桌椅、板凳重新布局安放,让堂屋、厨房和卧室变得更为宽敞亮堂。母亲和姐姐把晾晒好的蚊帐、被单、棉胎、衣物等收

回来,重新挂好蚊帐,把洗干净的被子铺在擦洗干净的床上,整个房间都洋溢着阳光的味道。夜幕降临,在灯光的映衬下,屋里焕然一新,一家人围炉聊天,谋划着写什么内容的春联,买什么样式的年画,做哪些可口的春节美食,对即将到来的新年充满了期待,对新的生活充满了向往。

时光轮回,岁月更替,乡亲们的住所由瓦屋变成了楼房,生活更富足,扫屋祛尘的年俗却一直没变。我知道,这不变年俗,是乡亲们对传统习俗的传承,对家园的守护,是全家齐心协力建设美好生活的担当,是一份浓浓的乡愁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儿女。